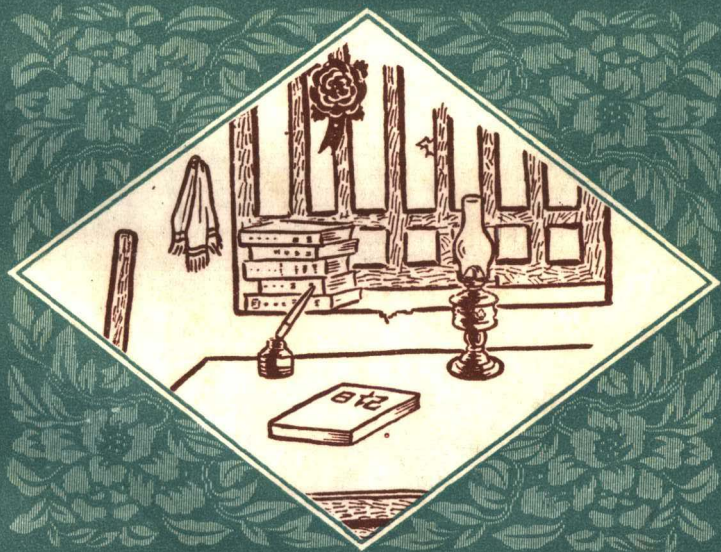


下放干部日记集

刘 鹏 程 等 写



下 放 干 部 日 記 集

刘 鵬 程 等 写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济 南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我省下放干部的日記选集。这些日記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下放干部的各方面生活及思想感情的变化，文字通俗，可供工农羣众和知識分子閱讀。

下 放 干 部 日 記 集

刘 鵬 陣 等 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內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2260

开本 787×1092公厘 1/32·印張 1·字數 17,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100

統一書号：T 7099·217

定 价：(5) 0.09 元

目 录

在劳动的熔爐里.....	1
我的日記抄.....	7
劳动日記.....	14
一天的生活.....	17
又到了一个新的家.....	22
一个枕头.....	26
汗滴禾下土.....	28

在劳动的熔爐里

刘 鹏 程

十二月十五号

下午四五点左右终于到了洛口胜利农业社。社长和社員們把我們接待到社內一間大屋里。屋內虽然非常簡陋，但布置得很庄严、干淨：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象；拼起来的几张方桌，鋪上了紅桌布。我們被讓到客人的位子上。社长并不坐下，忙着倒水、招待。院里滿是人，都趴在窗上往里望，叫这些社員們瞧的，我倒觉着脸紅热起来了。

一陣喧鬧过去之后，社长講話了。他說，天不早了，大家还未吃飯，先分別到自己家里去吃飯，晚上再开联欢会。他的話刚落音，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了，天哪，我根本不認識人家，怎么好意思进門就吃飯呢？……社长开始叫名了。先叫下放干部的名字，再叫住戶的名字，十八个同志，走了十几个了，剩下我們几个人了，我的心跳的更厉害了。“刘鹏程同志！”叫我了，沒有叫錯吧！我未有所清我的住戶的名字，只見一位年約五十左右的老大娘出現我面前。我不自覺地將手伸了过去，叫“大娘！”“孩子！一天累的够噲了吧！走吧，家来。”一种溫暖、亲热的热流流

遍我全身。我跟着大娘走了。

門口外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笑着迎上来。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大娘急忙介绍道：“这是你嫂子。”我称問“嫂子好！”說着来到屋里。屋里收拾得很干淨，桌子上摆着茶壺、茶碗；屋子中央还安着火爐子，爐子上头坐着一鍋水，水开得咕嚕咕嚕的滾。大娘先給我倒了碗茶，看那茶的顏色，就知道特为我冲上不久的一壺新茶。啦了一会呱，才知道我家中連我共七口人，还有一个大哥，三个姪女；大哥拉車去了，两个大姪女去看熱鬧还未回来，小姪女尙不会跑，睡在后屋里床上。

一会儿，大嫂突然問大娘道：“媽，下吧！”大娘看了看我已喝过两碗茶，点头說“下吧！”下什么我糊涂了。

啊！我明白了，大嫂在下面条呢。我赶忙說：“大娘，我还不餓呢！……”“什么，一天了还不餓。这是自己家，別装假，你大娘可不喜歡装假的孩子，反正住在咱家，没有什么好吃的。”看来是推拖不过的，只得勉強吃了一碗。

晚上，开會前，我們几个一块来的，聚集在一块，互相談論着自己的新家庭。一問，才知道各个人到家里都吃的面条，原来这里有这个风俗叫“起脚包子落脚面。”

十二月十六日

吃过早飯，大嫂就陪着我到队干活集合点去。一路上，遇到很多陌生人，有的偷着看我，有的与我握手問好。在集合点，認識了我們的两位生产队长，一个姓丁，一个姓张，

都是女同志。队长热心地介绍队里工作情况说：“……我们当前任务，就是搞了部分副业：一部分人搬运木头，一部分人打夯。工作地点，都在水利厅仓库。

一个石夯，一百二十斤左右。我们九个人拉绳，一个人抬把。每人拉起夯绳来，只担负十几斤重。我就参加了拉绳工作。可是我拉了不到一小时，就汗流浹背，头昏目眩。老社员们看到我不能支持了，赶紧找人换下我来。但看着那些年青的姑娘们，她们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一点累的样子都没有，我心里不服气，又上去干。就这样干了一天。我两手都是泡、腿痛腰又酸。散工的时候，我拖着那沉重的腿，走在道上。忽然，不知谁在我肩上拍了一掌。回头一看，原来是丁队长。丁队长笑着问：“怎么样，累吧！”“不累，不累！”我扯谎说。“不累是假的。我看看你的手。”不等我允许，就抓起我的手说：“看！这些泡，家去要用热水烫烫。你摸不到窍门，那个干法不行，腰不要弯得太厉害，手不要把绳攥得太紧。”我点着头，仔细地听着。

大娘知道我手上起了泡，也不准我用凉水洗手，还用烟袋锅给我烫。她带有责备的口气说：“乍干这下力的活，不要太猛了，慢慢地练弦！傻孩子！”

一月十四日

北风呼啸，带着逼人的寒气。天上的薄云变成了乌云，好象是要下雪了。地里的土地，被冻得一块一块的分裂开。

看看地里开稻田的社员们，好象不知道冷。冻得成个的

泥土，在他們的洋鎬下，被鎬得一块块的，翻到壟子上去。有的干得猛的社員，还不时的在擦汗呢！

我和一个社員，抬着一个大筐，踏養那“过”脚的冻土，飞一样的跑起来，嘴里还不时的喊着口号“嘿 吆，嘿 吆！”老社員田大爷夸奖我說：“小刘同志鍛炼的真快，才一个月的工夫，就赶上了这些小伙子！”

他这一說不要紧，却勾起了我一番回思。那是刚下放的第二天，队长見我第一天打夯累的够呛，就叫我換做挖稻田工作。翻土、抬筐、活是新鮮，但并不輕。仅仅抬了几筐土，肩膀就又痛了起来。夜里，肩膀肿起来；早上連张鋤都不能扛了。但看看人家姑娘們抬筐，翩翩起舞，犹如坐轎一般。我心里想，难道我的体格就是不行嗎？老社員們和队长都安慰我、鼓励我，并說：乍干就是这样，順过劲来就好了。我听了他們的安慰，自打那，又一次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定干下去，一定要干好！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手上起过很多泡，泡破后，变成很多茧子；肩膀也肿了，起了无数的小紅疙瘩。現在，我与社員們抬上一百五十斤以上、二百斤以下的大筐土，抬上一天，再也不感到痛和累了，还滿有力气呢！从此看来，不是身体弱，而是未經鍛炼的緣故。

三月二十八日

鍛炼，一切都要鍛炼，鍛炼不只限于劳动。到現在來說，我已深知“鍛炼”两字的深厚意义了。

今日中午发现了我家的一个秘密。多日来就見大娘不和我一块吃饭，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开会中午回家吃饭较早，未等大娘做饭我先到挂在屋梁上的盛干粮的小筐里取干粮，发现了有一种掺着菜的高粱窝窝，掺的什么我叫不清。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她们藏着自己吃。我拿下就吃起来。忽然大娘由外面进来看见了，大为不满，并说：“这是掺的地瓜叶的窝窝，你不习惯，吃了受不了。”经我再三恳求，才算允许我吃。

从吃饭上来说，自我来后，吃过三合面窝窝，吃过高粱窝窝，也吃过掺豆腐渣的窝窝；今日又吃上了掺地瓜叶的窝窝。说句良心话，吃起来的的确不如在机关里的馒头和大米干饭好吃。回忆起在机关的生活，真使人惭愧，那时虽然吃着馒头和大米干饭，但仍觉得不足，还必须得有点好菜。偶而伙房做了点窝窝，还不愿吃。但现在呢？在地里干活回来，吃着那刚出笼的高粱窝窝，就着白菜帮咸菜，吃起来比那馒头还香呢！而且吃的还特别多；由一个窝窝，增到了个半，现在每顿饭能吃两个半了。看来，这里面既有锻炼，也有教育。

三月十二日

三年未见的母亲，昨晚由潍坊来济了。她是多么挂我啊！一下车看着我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面孔，和摸着我手上的茧子说：“孩子，你变了”她那积了多年的想念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说：“是，妈，我变了，变得结实了吧！”她点点头。我想她这是除了因三年未见想念之外，更重要的

还是惦念我下放后的生活。从以前的来信就可以看出，什么干活受不了苦啊！住在人家不便宜啊！等等。昨晚一下車就絮絮叨叨地問个不停。

今早的风特别大，但她一定要坚持去洛口农业社看看。也好，借此机会叫这两位老人家認識認識。

天在十点左右，我們全家老少赶到洛口我那新家。一进门，就忙坏了我大娘：倒茶，买烟。母亲看了看这新家的情况及我大娘的朴实、誠恳的态度，大为滿意。对大娘說：

“嫂子，这孩子住在你这里，給你添不少麻煩。有不到的地方你得多說着点啊！”大娘笑了說：“这孩子挺乖，干活也很勤俐，你放心吧！就是有时候不听說，我少罵不了他。”母亲說：“罵！打也打着了。”大娘紧跟上：“不，就是吃飯不听說，弄点菜吃，他都不舍的吃；为这个我不知吵了多少嘴，生了多少气。”两位老人会意的笑了。

我陪同她們啦了很長時間。将要吃中午飯了，我才送母亲回家。大娘定要留下吃飯，經再三講明当前的粮食政策，才得放走。

在同济南的路上，母亲滿意地說：“这我可放心了。起先我整日挂挂着你新家情况，現在看看你这位大娘真是比我在跟前都强。以后要好好地听她的話，不要和对待我一样——常常給我气吃。”

我的日記抄

孙 广 鸣

三月八日

今天就要到农业社了。

夜里，我翻来复去沒睡好觉，思想都集中在农业社了，我在想：所去的这个社办得怎样？住到一个什么样的房东家里？在农业社如何更好地进行劳动锻炼？……

当和送行的同志们话别时，思想离开了农业社一会儿，在坐上火車时，思想又回到农业社了。

是乘的快車。火車飞速地向前奔驰，但是在我看来，却象是老牛拉的車，在慢慢地向前移动。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車，又坐了几十里路的汽車，来到了农业社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

这个社正轟轟烈烈地开展春季生产运动，在紧张的生产中还为我们召开了热烈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同志们让我讲话。讲什么呢？想的很多，但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讲的时间太长，我就只讲了一点：

“到了家了……”

在沒被批准下放前，盼着能够批准；批准了，盼着快来

到农业社。

从今天起，我們就成为这里的一个新社員了。

我們这些下放的同志，在生产上都是头号外行。我們这些新社員，一定要勤學苦練，虛心向老社員学习生产知識和經驗，也一定把自己所有的一点文化知識教給咱們老社員。”

※ ※ ※

房东，这是每个下放干部首先关心的。我住到一个复員軍人——李志誥的家里。我也是一个轉业不久的革命軍人，我們一見面就亲如家人，很亲切地攀談起来了。

“我很高兴你来，咱們是同志。”

“我也很高兴来。咱們是一家人了。”我們俩同时发出了笑声。

我們从部队生活談到农村生活。从談話中我知道他在十几岁就參了軍，是战斗过十来年的老战士。

“从部队机关刚到农村，生活会别扭一个時間；可慢慢能习惯的。我現在对农村生活已經习惯了。”他以启发的口吻說。

“我本是在农村长大的，这算又回到农村来了；我会很快地习惯起来的。”我很自信地說。

三月九日

天刚放亮，我就起来了。

昨天在队里开会时，虽然已認識了我們的生产組长，但他家住那里我还不知道。我讓房东老李領我去找生产組长要

活干。我們走到生产組长的家里时，組长才剛起来。

“組长，今天我干什么活？”

“你休息一天再干吧！”他微笑着說。看来他还没考虑我的活呢。

“来到还没干活，那能就先休息呢！”

“那么你就和楊德云去拉粪吧！”他考虑了一下說。

老李又領我找到了楊德云。这是一个青年，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身体很强壯，一看你就会相信他是一个挺能干的小伙子。

先是把粪装到車上去。我的同伴往車前半部装，他讓我往車后半部装，因为車前半部高，装起来很吃力；后半部低費力少些。虽然这样，但是看他干得比我还輕得多呢。还没装满，我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在回来的时候車是空的了，我們俩都坐在車上。

“你从什么时候参加劳动的？”我問。

“我高小畢業后，沒考上中学，就参加了农业生产，这已經是二年了。”

“你干得很好，已学会了赶車。看来你对农业生产是很安心的。”

“不，开始我也是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的，后来党使我認識到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参加农业劳动的光明前途。”

“不简单啊！”我心想。

“你們干部这一下放，更使我安心农业生产了。”他停了一会說。

“为什么呢？”我又問他。

他理直气壯地說：“各地机关干部都积极地响应党的‘上山下乡’的号召，大力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設，我們这些农村高小畢業生为什么还要往城市里跑呢！”

“干部下放，对他們影响不小啊！使他們这些农村知識青年更安于农业劳动了。”

不觉不知，太阳就西落了。我的第一个劳动日过得非常愉快。

三月二十七日

房东大娘不停地干了一天活，但在晚飯后病了，发高烧，呼吸困难，說話更困难。

她病得怎么这样突然啊？看样子病得不輕，于是赶快給她請来了医生。

“你觉得怎样？”医生来了，一面給她診斷，一面問。

“……从……早晨……就……觉着……不好……受的……”她很費力地、好長時間才說出这样一句話。

啊！她在早晨就觉着不好受了，但她为使別人不能发觉，在隱藏和克制着自己，一点不露病色地照常劳动了一天，好一个刻苦勤劳的大娘啊！我不禁为在机关工作时有点病就休息的那种娇气而羞愧！

“是重感冒引起了心脏病。”医生診斷后說，“开个方，弄点药吃，好好休息一下吧！”……

三月二十八日

经过一个时间的劳动之后，我的失眠病没有了，爱睡觉了，早晨如果没有人叫醒，会一觉睡到太阳出。我告诉过大娘，每天在我醒不了起不来的时候就喊我。

在睡梦中听到大娘喊我，我起来一看，大娘已经坐在织布机上织起布来了。

昨天晚上她病得那样，今天不休息一下还行啊？

“大娘，你得休息啊！……”我一再劝她。

“嗯……”她虽然答应着，但两手还是在不停地穿梭。

前天我们下放的同志集中学习，讨论到向农民学习的问题时，有些同志还感到农民没有什么东西可学；我也认为农民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少呢。——当然，农民有许多落后的地方，但他们那种刻苦勤劳的优良品质，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而且这个学习是非常不易，每真正学到农民的一点属于优良品质的东西时，这里面都包括着思想改造的过程。这是我今天深刻体会到的。

四月六日

一连拉了许多天粪，我装车卸车已不感到那么吃力了，我还学会了挥鞭赶车。当我甩鞭发出“乒乒”响声的时候，感到比我当兵放枪时的心情还高兴呢！

粪拉完了，自己不等生产组长分派就主动去要求新的活

干。填土壤这活儿比较重，而且干一天挣工分并不多，有些社員不愿意去，我要求去了。

自从来到了农业社，我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是非常愉快地劳动着。有些社員对我說：“你干活还行哩！看你身体那么瘦弱，沒想到你能这样。”是啊，我来的时候，脸又黃又瘦，簡直象个病人，社員們对我参加劳动是有疑虑的；但我自己并不示弱，以战斗的姿态去进行劳动，这样，身体不但没垮，反而很快好轉，力气一天天增加，身体比刚来时强壮得多了。

四月二十二日

这两天突击搞卫生。我們这个生产队搞得不坏，家家都动起来了，东邻刘大娘六十多岁了，只她一个人过日子，是个“三定”户，她搞得卫生很好。我在黑板报上写了表扬她的一段快板：

刘大娘六十多，
各样工作积极作，
“五深四无”布置后，
她回到家中就拾掇，
先屋、后院……
一天时间达“五深”。
农村卫生也要大跃进，
大家都要向刘大娘学。

我們这个队达到了“五深”队，晚上到大社去报喜。报喜时的乐队都是儿童，鑼鼓打得无显明节奏，号吹得发出些

噪音；但我听着觉得比那精彩的音乐会还兴奋，因为这是农村跃进中的声音。

四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耩地的有锄麦的。

我们有十几个人去到东洼锄麦。锄麦这活儿，看他们老社員干起来并不难，但在我这个新社員来说困难却大了。不知怎么的，我耩下锄去，不是深了就是浅了；我更不会换架倒手，老是一个姿势锄。在休息时，我向老社員请教，老社員们热情地教给我如何换架倒手，怎样耩锄之后，才耩得准确……。

开始，自己紧张一点，是能够跟得上的，可是越干越吃力，后来腰疼起来了，手上也起了泡，攥锄把都困难了，我一面干着一面担心支持不下来。

休息时，老社員们又说给我要领：“腰不能很弯了，手要攥紧锄把”。果然，再干时我上去越攥紧了锄把，不一会手发热了，手发热痛得就差多了。我终于坚持了下来。

可能因为活儿重出力多的缘故，今天吃饭又增加数量了，中午吃了一个半窝头（一个一斤多），晚上吃了一个半还不大饱。我对房东大娘说：“我真能吃饭了！”大娘说：“能吃饭才能劳动，你能吃能劳动，我才喜欢！”她那诚恳的言语又一次使我感动。